

DOI:10.13288/j.11-2166/r.2024.18.001

学术探讨

中医象思维相关概念辨析

邢玉瑞[✉]

陕西中医药大学, 陕西省咸阳市世纪大道中段 1 号, 712046

[摘要] 通过对与象思维有关的形象、意象、应象、具象及其思维方法的辨析, 指出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均是以物象、意象为思维工具的思维活动与方法, 二者常不加区分地使用, 只是从思维目的与成果来看有所不同。从象思维的工具的角度, 可以将其划分为物象思维与意象思维两大类, 犹如科学方法论中的天然模型与人工模型。由于意象思维的工具具有观念意象与符号意象之分, 故意象思维又可分为观念意象思维与符号意象思维。“应象”只是对阴阳与自然界、人体之象关系的描述, 应象思维只可视为象思维过程的一个环节。一般意义的具象思维等同于形象思维, 中医气功研究中的具象思维也可视为象思维的一种类型。

[关键词] 中医思维; 象思维; 形象; 意象; 应象; 具象

象思维可谓近十余年来中医思维领域研究的热门议题, 甚或被等同于中医思维, 相关研究认为象思维包括观象、构象、比象、抽象^[1], 或者将中医原创思维界定为意象思维或象数思维^[2-4]。象思维也被写入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新世纪第五版)之中, 该教材提出“象思维是以直观的形象、物象、现象为基础, 以意象、应象为特征和法则来类推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 从而认识生命、健康和疾病的思维方式”, “主要包括形象思维、意象思维和应象思维三种思维方式, 以形象思维为根本, 以意象思维为特征, 以应象思维为法则”^[5]³⁹。虽然对象思维之“象”、象思维的概念, 相关学者多有论述^[6-7], 笔者多年前也曾进行过辨析^[8-9], 但至今概念混乱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厘清。

1 形象与形象思维

形象, 《辞海》解释与思维相关的含义有二: 一是指形状相貌; 二是指“根据现实生活各种现象加以艺术概括和虚构所创造出来的负载着一定思想情感内容、富有美感特点的具体生动的艺术符号载体”, 包括语言、音乐、绘画、形体动作等, 并将

形象思维界定为“在艺术欣赏和艺术创作过程中所进行的主要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10]²⁵⁶⁹。虽然形象思维的研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 如钱学森将其纳入思维科学的范围, 认为“形象思维应该是我们当前研究思维科学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并“建议把形象(直感)思维作为思维科学的突破口”^[11]。国内也出版了不少相关著作, 较有代表性的如《形象思维学》(杨春鼎,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年)、《形象思维史稿》(李欣复,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形象思维基础》(丁同成、张本煦、张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形象思维学原理与应用》(蒋卫东,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等。但“形象”是什么? 各家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在汉语中, 形象一词首见于孔安国《尚书注疏》, 即“审所梦之人, 刻其形象”。一般认为, 形象是事物具体可感知的形态、相貌。宗坤明^[12]⁵⁶从形象发生的角度指出: “从总体上看, 客观世界上的形象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自然物、社会物和人体本身的形象, 即具有实在性的形象; 另一类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都能产生的意象和艺术创造的形象, 即意识形态的形象”。田运^[13]提出形象的涵义一定要包括三部分: “①它是人脑摄取的外界事物的映象; ②这种映象在具备适当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以物化的形式再现出来; ③这种再现物可以为人的感觉所把握”, 如此将形象分为感觉形象、

基金项目: 陕西省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陕中医药函[2023]128号);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科创新团队建设项目(2019-YL01)

✉ 通讯方式: xingyurui@163.com

实践形象和观念形象三类。蒋卫东在罗列出 10 种形象的定义后,将形象定义为“形象是事物的本体象,形象是事物本体象的反映,形象是事物本体象的再现”^{[14]59},换言之,“形象是物质存在的可视全貌,大脑中的表象,知形知象后的形象,想象出新的心象和意象”^{[10]3},并指出“形象是一个系统,主要有七个方面:客观形象(物象),反映形象(表象),联系形象(联象),想象形象(具象),创象形象(心象),审象(象真象假),改观形象(转化后物象)”^{[14]56}。由上可见,形象包括了物象和意象,也可以代替物象和意象来使用;而物象或意象却不能在普遍意义上代替形象来使用^[15]。

关于形象思维的定义,中外学者缺乏统一的认识,故《思维科学研究》在对中外形象思维的由来、发展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形象思维又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也得说:形象思维是难的”^[16]。杨春鼎对形象思维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形象思维是对形象信息传递的客观形象体系进行感受、储存的基础上,结合主观的认识和情感进行识别(包括审美判断),并用一定的形式、手段和工具(包括文学语言、绘画线条色彩、音响节奏旋律及操作工具等)创造和描述形象(包括艺术形象和科学形象)的一种基本的思维形式”,由五个过程构成,即形象感受、形象储存、形象识别、形象创造、形象描述;就人类形象思维而言,可分为艺术与科学、显意识与潜意识的形象思维^[17]。张平增等^[18]将形象思维定义为:把各种感官所获得并储存于大脑中的客观事物形象的信息,运用比较、分析、抽象等方法,加工成为反映事物的共性或本质的一系列意象,又以这些意象为基本单元,通过联想、类比、想象等形式,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或规律的思维活动。彭蕾等^[19]认为“形象思维是在反映客体的具体形状或姿态的感性认识基础上,通过意象、想象和联想来反映和把握事物的思维形式”。

虽然各家定义不尽相同,但都认为形象思维是以意象(或称形象)为基本单元,通过类比、联想、想象等方法,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的思维活动或思维形态。所谓意象,是指一类事物共同性的形象信息抽象与概括的结果,是初步概括了事物某些本质特征的观念性形象。犹如概念为抽象思维的细胞,将抽象思维称之为概念思维,意象为形象思维的细胞,故也有研究者称形象思维为意象思维。如李继宏等^[20]认为意象是指大

脑中所保持的对事物的一种映象,从感觉的角度可分为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嗅觉意象和肤觉意象等。很明显,其所言科学意象,即指科学形象而言。

因此,从思维工具的角度而言,无所谓形象思维与象思维的分,将形象思维定义为象思维的下位概念也不妥当。只是从思维的目标与成果角度而言,人们习惯或倾向于将创造文学艺术形象的思维活动及方法称为形象思维,如蒋卫东言“形象思维开始是象,思维过程是象,思维结果还是象,用已知表象思维出新存在表象的过程”^{[14]66};而将非创造文学艺术形象的思维活动及方法,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医学领域,称为象思维。换句话说,形象思维倾向于新形象的创造,象思维倾向于借助意象表达一种义理。但这种区分也不是绝对的,二者密切相关,如中华民族的图腾龙,既是一种艺术形象,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被运用于哲学思维中,如《易经》乾卦六爻即以龙为喻,六个爻辞组成一幅图画,即潜龙→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见群龙无首,此则是象思维的体现。

2 意象与象思维

何谓意象?不仅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表述,有时同一学科的学者认识也不完全一致。从心理学和思维科学的角度而言,有学者认为意象就是表象,表象作为心理科学的一个基本术语,英文是 image,有译为表象,有译为意象^[21]。如鲁道夫·阿恩海姆引用罗伯特·H·霍尔特论思维意象的观点说:“这种意象,是对感觉或知觉的一种模糊不清的再现,没有多少感性的东西,它只在清醒的意识中呈现,成为思维活动的一部分。它包括记忆意象和想象意象,或许还包括视觉、听觉或其他感觉到的意象,甚至还包括纯粹的语言意象。”^[22]《辞海》也认为意象是表象的一种,即由记忆表象或现有知觉形象改造而成的想象性表象^{[10]2724}。由此也有学者将意象思维等同于象思维,认为“意象思维是指思维主体将物象或拟象(符号、概念、模型等)作为思维工具,运用直觉、比喻、象征、联想、推类、顿悟等方法,来表达对世界认识的一种思维方式”^[23]。要把握思维中意象的内涵,也可以从“象”的划分入手。从思维科学的角度而言,人的认知的发生发展是从物象即客观事物表露于外的形象、现象开始,物象是客观事物自身的存在形式,它只有内化成人观念的形象才能进入思维过程。一般地说,物象内化要经过知觉形象、表象和意象几种发展形

式^[13]。知觉形象直接来源于物象，是物象作用于人的感官时，主体内所产生的直觉形象，它直接受物象在主体面前呈现样式的制约。表象是内化的物象，是经过多次感觉、知觉后，为人脑所摄取、所留存、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形象，这种观念性形象使主体摆脱了直接呈现在主体面前的物象的束缚，为形象思维提供了加工的原材料。意象一般认为是指一类事物共同性的形象信息抽象与概括的结果，是由表象概括而成的理性形象，是主体以表象为原料，经过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按照主体的目的重新建构起来的形象，是表现主体思想和情感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种赋值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象“是客观的‘象’与主观的‘意’的自觉结合”^[24]，其中象主要是代表某种意义的卦象、图像或物象，具有借喻及象征意义；意则是语言所指称，象所代表的抽象意义。王前^[25]基于人的认识发展过程，将“象”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1) 物态之象，也可简称为“物象”，指一切可直接感知的、有形的实物形象；2) 属性之象，指“从各种物态之象中抽象出来的事物某一方面属性的体现”；3) 本原之象，即“反映各种属性之象的内在联系，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4) 规律之象，也可称为“道象”，指“反映事物的各种本质属性之间的种种必然联系，因而可以作为推断事物发展趋势的根据”。从上述“象”的分类而言，大致属性之象、本原之象、规律之象都属于意象的范畴。中国传统象思维之取象比类，常常也以物象为思维的工具，如《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言：“阳气者，若天与日”，即以自然界的太阳作为人体阳气的类比对象，或者说以太阳这一天然模型类比推演人体阳气的生理功能与时间节律变化。因此，中医形象思维或象思维包括物象思维与意象思维，意象思维属于形象思维或象思维的下位概念。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表象是认识中由生动的感性形象向抽象思维推进的一个中间环节，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共同基础。因此，不能将以表象为加工对象的思维活动，都称为形象思维或象思维。

《中医基础理论》将意象思维定义为“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运用概念、判断、演绎、推理等方法，从具体事物或现象进行抽象的思维方式”^{[5]40}。这个定义值得商榷，因为概念、判断、推理等是概念思维的方法，而象思维以物象、意象为工具，是以直觉、比喻、象征、联想、推类等为方法。将上位概念推理与下位概念演绎并列，是不合逻辑要求

的。另外，《中医基础理论》^{[5]40}不可见的“意念之象”的提法，也值得商榷，因为“意象”如卦、爻等象，并不都是不可见的。

3 应象与应象思维

“应象”一词首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是指阴阳与自然界、人体之象相应和、对应。“象”是客体整体信息及其在人大脑中的反映与创造，主要是指事物的功能与行为之象，也包括隐含着某种意义的卦象、图像等象征性符号。《灵枢·阴阳系日月》言：“阴阳者，有名而无形。”所以，对于阴阳的认识，当借助于其相应的“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认为，无论天地自然还是人体表里上下、生理病理，都有万千形象与阴阳相应合，体现阴阳。如张志聪《素问集注》所云：“此篇言天地水火，四时五行，寒热气味，合人之脏腑身形，清浊气血，表里上下，成象成形者，莫不合于阴阳之道。至于诊脉察色，治疗针砭，亦皆配法于阴阳”，其所罗列的相应之象，无不是万物功能和行为的表现。虽然提及一些物质名称，但其内涵主要不是表示它们的形体方面，而是表示其特定的功能和动作方式。如水为阴，是指水的寒凝润下之象与阴相应；火为阳，是指火的热胀升腾之象与阳相应。故原文又明确指出：“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火性炎热、升腾、轻浮、活动，较集中地体现了阳的特性；水性寒冷、沉静、下降，较集中地反映了阴的特性。总之，“阴阳应象”强调的是阴阳与功能动态之象的联系，而不是与本体、实体的联系。换言之，在阴阳的概念中既包含有以阴阳二气的融合构成宇宙万物之本体的一面，亦有注重阴阳不同属性特征之“象”学的一面^[26]，因此，阴阳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而是一种观念意象。

有学者^[27]较早提出了“应象思维”的概念，但只讨论了应象思维的由来和在构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并没有说明应象思维是什么；且认为应象是关于阴阳在自然和人体有象相对应的理论，象思维包括意象思维、应象思维、法象思维和表象思维，这些观点都值得进一步商榷。应象本义是阴阳与自然、人体有象应合，象思维也不宜划分为应象思维、法象思维、表象思维。自应象思维概念提出后，只有少数学者使用此概念，而且大多只讲应象思维的运用或特征，基本不涉及其内涵、外延问题，如讨论中药应象思维^[28]、应象思维在针灸治疗中的应用^[29]等，从其所论内容来看，与其称为

应象思维，还不如称为取象或法象思维。

“应象”，本义是指阴阳与自然界、人体之象相应和、对应。现代人将其理解为“以天地阴阳消长、万物变化之象与人体生命活动之象相参相应”，进而认为“应象思维，是以取象比类为基本方法，根据某类事物的特性，将与其相近、相似、相同特性的物象、现象，归纳为同一类别，同气相求，同类相通，以此证彼的思维模式”，亦称为“法象”，而且是“取象比类”的应象思维方式，同时又是象思维的法则^[5]³⁹⁻⁴⁰。“应象”只是对阴阳与自然界、人体之象关系的描述，最多是一种取象比类，应象思维只可视为象思维过程的一个环节，既然言其为象思维的一种思维方式，如何又能成为象思维的思维法则？象思维是以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的，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同源、同构、同道，才是象思维的原理或法则。

4 具象与具象思维

具象，一般理解为具体的形象，或具有实象存在，与抽象相对。具象思维的概念，早在1910年约翰·杜威所著的《我们如何思维》一书中已经提出，他将具象思维与抽象相对^[30]，但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大致相当于形象思维。李和宽^[31]认为具象思维就是运用具象的材料和因素为达到认识目的而进行的思维活动，具象形式有直接具象、间接具象和符号具象。朱锋^[32]论《周易》与具象思维，认为具象思维是借助于一套参差不齐的元素（象）系列来表达自己的观念（意），不管面对着什么任务，它都必须使用这套元素。吴学飞等^[33]认为具象相对抽象而言，指存在于人们观念印象或者实体存在的事物的具体形象，即保留了客观世界各个具体物象的直观状态。具象思维就是具体而形象的思维，它是指依靠脑中不断转换的具体事物的整体形象或映象来观察事物和引导行动的一种思维方法。以上学者所论，都是将具象思维等同于象思维或形象思维。

在中医学领域亦有“具象思维”的提法，认为具象思维是“个体对其意识中的映象资料进行有目的加工（构建、运演、判别）的操作活动”^[34-36]。所谓“映象资料”，是指意识中可以察知的各种各样因反映形形色色的事物而形成的主观信息，它们是思维活动赖以进行的媒介或凭借。具象思维是直观动作思维的延伸发展与超越，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形式，根据意识中物象资料自身属性的不同，又

可以划分为感觉思维、情绪思维和动作思维3个分支。具象思维的初级阶段即直观动作思维，高层次具象思维的操作是主动构建物象、运演物象和判别物象。这里的物象不同于形象思维的表象，也不同于抽象思维的语言，它是感知觉本身，是具象思维区别于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本质特征。以“我的左脚泡在温热的水中”这一主题为例，默念这句话（词语符号）是抽象思维，想象其画面（表象）是形象思维，体会左脚温热的感觉（物象）是具象思维。这种具象思维主要体现于气功活动之中，是在意识中对相关感觉、动作的运演，本质上隶属于象思维或形象思维。

另外，尚有取象思维、法象思维等名称，都是强调以“象”为思维工具，是象思维的不同称谓而已。

5 小结

总之，象思维与形象思维均是以物象、意象为思维工具的思维活动与方法，只是从思维目的与成果倾向于新形象的创造而称为形象思维，倾向于借助物象、意象表达一种义理则称为象思维，二者也常常不加区分地使用。从象思维的工具的角度，可以将其划分为物象思维与意象思维两大类，犹如科学方法论中的天然模型与人工模型。由于意象思维的工具具有气、太极、阴阳、五行等观念意象与太极图、河图、洛书、卦象等符号意象之分，故意象思维又可分为观念意象思维与符号意象思维。“应象”只是对阴阳与自然界、人体之象关系的描述，应象思维只可视为象思维过程的一个环节。一般意义的具象思维等同于形象思维，中医气功研究中的具象思维，也可视为象思维的一种类型。

参考文献

- [1]全小林,郑玉娇,刘文科,等. 浅谈现代中医思维模式及其临床应用[J]. 中医杂志,2017,58(13):1104-1107.
- [2]郭刚. 意象思维:中医哲学的原创思维意蕴:兼论其对中国哲学的贡献[J]. 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36(1):87-91,127.
- [3]马晓彤.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特征[J]. 科学中国人,2012(23):40.
- [4]赵中国. 论中医原创思维模式的象思维本质与科学性品质[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5,30(4):1004-1006.
- [5]郑洪新,杨柱. 中医基础理论(新世纪第五版)[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1.
- [6]张其成. 中医哲学基础[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4:290.
- [7]王永炎,张启明. 象思维与中医辨证的相关性[J]. 自然杂志,2011,33(3):133-136.

- [8]邢玉瑞. “象思维”之“象”的含义[J]. 中医杂志, 2014, 55(4):271-273,282.
- [9]邢玉瑞. 中医象思维的概念[J]. 中医杂志, 2014, 55(10):811-814.
- [10]夏征农,陈至立. 辞海[M]. 6版.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 [11]钱学森. 关于思维科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137-141.
- [12]宗坤明. 形象学基础[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 [13]田运. 思维论[M].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0: 107-108.
- [14]蒋卫东. 形象思维学原理与应用[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 [15]邢玉瑞. 《黄帝内经》理论与方法论[M]. 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198.
- [16]赵光武. 思维科学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284.
- [17]杨春鼎. 形象思维学[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0:9, 90-104, 24-30.
- [18]张平增,余炳元,陈国庆. 思维科学论[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7:71.
- [19]彭蕾,唐华. 科学思维方法新论[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0:96.
- [20]李继宏,杨建邺,李晓刚. 科学意象[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2-11.
- [21]周冠生. 形象思维与创新素质[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118.
- [22]鲁道夫·阿恩海姆. 视觉思维[M]. 滕守尧,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128.
- [23]王颖晓,谢朝丹. 意象思维:援物取象比类[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18.
- [24]苗启明,苗聪. 思维哲学探要:思维活动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370.
- [25]王前. 论“象思维”的机理[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2(3):58-64.
- [26]廖育群. 重构秦汉医学图像[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276.
- [27]吕爱平. 论应象思维在构建中医理论体系中的作用[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07, 25(8):1573-1574.
- [28]郭惟,徐可心,黄珊珊,等. 论中药应象思维[J].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7, 17(34):167-168.
- [29]王腾飞,王伟志. 应象思维在针灸治疗中的应用[J]. 中医学报, 2022, 37(4):697-699.
- [30]约翰·杜威. 我们如何思维[M]. 王文印,译. 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 2021:156-165.
- [31]李和宽. 论认识过程中的具象思维[J]. 云南教育学院学报, 1989(3):7-12.
- [32]朱锋. 《周易》与具象思维[J]. 周易研究, 1992(4):42-49, 41.
- [33]吴学飞,黄大鹏. 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的具象思维传统与象形文字[J]. 群文天地, 2011(6):2, 4.
- [34]刘天君. 具象思维是中医学基本的思维形式[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1995, 1(1):33-34.
- [35]张海波,刘天君. 具象思维的概念及其意义探讨[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 2011, 18(5):43-45.
- [36]魏玉龙,夏宇欣,吴晓云,等. 具象思维与具身心智:东西方认知科学的相遇[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3, 36(11):732-737.

Identification of Concepts Related to Xiang Think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NG Yurui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712046

ABSTRACT By analysing the images, imageries, principles, manifestations and their thinking methods related to xiang thinking, it is pointed out that both xiang thinking and image thinking are thinking activities and methods using objects and imagery as thinking tools, and the two are often used indiscriminately, differing only in terms of the purpose and results of thinking.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tools of xiang thinking,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namely, objects and imagery thinking, just like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models in scientific methodology. As the tools of imagery thinking are divided into conceptual imagery and symbolic imagery, so imagery thinking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conceptual imagery thinking and symbolic imagery thinking. "Principles" is only a descri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in and yang and the images of nature and the human body, and principles thinking can only be regarded as a part of the process of xiang thinking. Manifestations thinking in the general sense is equivalent to image thinking, and the manifestations thinking in Qigong research of Chinese medicine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a type of xiang thinking.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nking; xiang concepts; images; imageries; principles; manifestations

(收稿日期: 2024-03-09; 修回日期: 2024-04-08)

[编辑: 贾维娜]